

無求齋莊子集編續
(六十二)



無求齋莊子集成本續編
(六十二)

嚴靈峯編輯

藝文印書館印行

知不足齋

南華真經本義

陳治安撰

南華真經本義

重脩南華本義序

南華本義一書樊江陳尔道先生所註也陳氏代有著述而本義尤見推於明時譚友夏夙寢饋於涑園素其所得与所得於舊人者當不知其幾乃於本義獨推精暢今譚集所載武昌寒溪寺獨壁六詩記瞻目而嘆贊不啻口是時尚未及見本義也昔歲

其族孫士薪以藏本見貽予問鈔入
舊鈔中竅之如得新書詢其原板
火燬墨污半有墜落猶幸藏於士
薪伯祖家欲整輯而未遑惜金書
之不得見古人云宮成缺隅衣成缺
衽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然明之晚季
到今為時未久倘更歷歲年又當何
如耶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讀其詞而

悲正其脫謬彼昌黎子之於鵠冠何人
哉況其子孫家士薪有伯字立山者
承先志任事同友張百斯校理付
梓頓還舊觀自是愛其書者必與
友夏乃同嗜也矣先生諱治安初
任武昌再為長沙新化令唐敏
多善政其乃祖乃父友夏俱為誌
銘詳鵠灣文集辛未十二月山陰

徐廷槐笠山序

南華真經本義序一

莊子三十三篇道家也其旨在凝神葆息與天合體
清淨無爲而使物自正夫無爲物正與聖人位育佛
家普度意不相遠但聖人位育在心又必身爲其事
如二家者願起而事畢不一一爲也彼亦唯得聖人
身爲其事而始能退修清淨還其寂空是聖人者乃
百家羣品所藉爲經營幹理之人雖欲辭其勞瘁而
不可得故莊子語吾夫子者有曰天刑之安可解自
堯舜三王以至夫子凡其所爲之事莊子亦知其不
容已其道不可以相非今欲明清淨無爲之爲是姑

借聖人之事所必不容已者吾猶且以爲非況聖人而外爲其事之所得已者又安足以入心也夫使天下而果人人清淨人人無爲則天下果可以無事於聖人聖人爲之經營幹理誠爲多事然而不能也雖不能而莊子已身爲清淨身自無爲唯恐人情艷慕於聖人而不入於清淨無爲之內姑出吾說以非之而不自知其不可夫人亦孰不知尊往聖法孔子莊子豈自謂能以一人之言頓改其志意非特自知不能且於其事之不容已道之不可以相非者亦時時自見於言中然動輒曰堯舜孔子之道曾不足以爲

者望百世之下知其解者將恬然於清淨而不生他
艷慕於曾中也如與不知者言之彼且不知往聖之
道不可不爲而況於吾之無爲知其解者知吾於聖
道實爲之而吾心恬然常無以爲爲也其所謂不足
爲者特矯枉之言而非其真也如樂清淨者謂葛乘
非貴四海非富豈真謂貴者賤而富者貧哉亦特矯
枉言之而非其真也譽堯非桀莊子以爲不可今不
非桀而非從古之往聖非其情實明矣非其情實明
矣極莊子之清淨已全體似佛佛則併空天地莊子
期於合天而止聖人非不知覆載俱空而吾民物現

在惟與爲現在不必留既往與求長生慮將來與言
無生譬聖道之於民生其日用飲食不可一缺二家
者扶生治病之藥石也予生而多病嘗欲治之昨離
去簿書得取莊子爲之解比三十三篇解竟病亦良
已已巳季夏四日陳治安叙

南華真經本義敘二

夫吾何以多病解莊何以能已病蓋緣時難留少貌
易侵衰百齡途短得到仍稀吾之病爲內憂歿生而
起及見夫守氣澄神形全精復廣成傳道嘗清淨而
形未嘗衰黃帝聽熒參萬歲而成其一純始悟吾生

非今始有來自先天滅妄還真或可更作超出之想
積薪傳火何至頓憂年歲之盡至於人抱一情憎其
異趣貝錦偏成夜光掩彩吾之病因外憂毀譽而增
迫觀至人無已聖人無名論汝身非汝有原屬委形
况名乃實之賓又在身外縱人以牛馬而更相呼其
於我又何稱之不可受故至潔無汗雖不爲東陵之
苑利內重外輕亦何恤於挾筴而亡羊又若風雲生
色誓刻河山阨在鹽車長鳴寡效因功名得失則病
轉劇乃秋水面滄若以旋驚宋榮見徵國而發笑缺
斲藏中何處望彌天巨浸榆枋往外更自有九萬遙

程當斯之時唐堯天下可喪諸汾水之陽軒冕雖尊
何至爲聚儻之殉當夫嬋娟鬪媚妙響迴風羅綺飛
揚管弦聲咽平原暢飲至十日其何多淳于留客竟
一石而忘醉病因聲色旨味遂頻經困殆莊子著達
生之旨明外物之害父子兄弟戒畏塗者止於十殺
一人衽席盤飧爲酖毒者乃百無一免物有餘而形
不養形尚存而生已亡故寧棄事遺生謹守吾柴立
之規毋寧出外爲陽致忘其鞭後之戒猶記少時盛
氣動擬前修依響發聲印跡厝趾然外貌未似其分
毫而內神已苦其矜跂故莊子非堯舜譏孔子薄仁

義擯禮樂盛言古道不宜於今欲人虛心以順於化
初聞足駭三復義存蓋凡人妄有所摹擬是自起病
端莊子爲詆其所摹擬乃消除良藥摹擬之病苟非
親曾爲折肱詆毀之藥亦孰知有大不得已乎哉嗟
乎凡百有情云誰無染一開徑竇便入膏盲莊子立
無心之法爲諸症對治之方如朱丹溪之倒倉盡去
其胃中夙積而精神頓復元初者也今世讀莊者但
喜辭華不求歸趣耽音響於行間得效旣淺仍曲解
於前世紕謬尤淡人共一心理無二趣試取莊書句
爲之解解之而吾心謂當如此則莊子立言本意亦

必如此解之而吾於理見爲不然則莊子當日本意亦必不然今解三十三篇皆用所謂當如此者不用其所不當然者故稱曰莊子本義云爾七月十四日再敘

南華真經本義敘三

解莊子者多矣何以見今解所用者爲理當如此而其所不用者爲理不當然吾往讀莊子書意所求了取觀諸解覺解與書左益增紛塞至徐思本旨則隱顯參差如堪輿龍脈縱千里變換而蛛絲馬跡自有可見人惟不能會通本旨但從字句求之則有自一

字一句數句一節數節至於通章俱爲謬悞不然也
者有因一字不得解而知其通一書所解俱爲謬悞
不然也者又執已意而強分強合自一句數句一節
數節甚至通一書之篇章分合而俱爲謬悞不然也
者如逍遙篇曰夫子有蓬之心以斥鷃翱翔蓬蒿之
間故小惠子爲斥鷃而解者曰爲茅塞此猶於義理
無傷也至大宗師曰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
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莊子見論語記夫子
足縮縮如有循故言德爲循者乃生而德與足俱非
由勉強勤行而人真以夫子爲勤行解者曰丘者木

也或曰丘比德也此皆一字謬也天下篇曰其來不
蛻蛻者仙家所謂尸解不蛻者仙家所謂昇舉莊子
修仙術超生歿而以茫乎未盡昇舉爲歎解者曰蛻
稅也止也唯不悟蛻爲尸解而於莊子修仙證道之
意俱所未悟此因一字謬而通一書之意俱爲謬誤
不然者也養生主曰緣督以爲經乃雙關轆轤修仙
要術解爲子莫之執中惠子相梁因緩見莊子莊子
將明名位爲外物先用謔浪而相誣謂惠子恐其代
相故廋匿國中三日不敢見

莊子字
多通用

郭子玄解爲搜

兵以莊子爲敵國外害乎哉呂吉甫解爲搜索以莊